

## 自選章節

遭花盆砸重而受傷倒地的男子的所在位置並無改變，男子的四周依然有散亂的泥土，但令人感到怪異的是，此時原先從公寓某樓砸下來的兩盆花盆碎片已經不見蹤影，而一張紙鈔不偏不倚的擺放在男子臥倒的身軀上。路燈仍不時閃爍，彷彿隨時都會失去照明。

此時是日落後約兩小時，男子仍俯臥在地，面部朝下，雙眼緊閉，一動也不動，姿勢與男孩離開巷弄搬救兵時完全相同；然而，男子的四周卻明顯有被清掃過的痕跡，而從環境散亂的程度並不難看出，清掃目的主要僅在於將花盆的碎片掃走。

男孩在尋找救兵未果後，只好垂頭喪氣的從街道緩緩走回晦暗的巷弄裡。他拖著沉重的腳步，一步一步的走回男子身邊，並以坐姿緩緩靠著男子的身體。此時的男孩已經疲憊不堪，雙眼眼皮沉重，但他仍以一種接近低鳴的發聲方式，輕聲呼喚著男子：「哥哥……哥哥……」

讓人出乎意料的是，早晨出現的那名婦人，一副熟門熟路的樣子再次從巷弄的一側出現，她的穿著雖與清晨出現時稍有不同，但亦無可輕易辨識的顯著差異。婦人手上一樣提著數包垃圾，儘管總體的包數較先前略為減少，但其中一包垃圾卻特別的巨大，因而導致整體垃圾的量依舊較稍早還多。

婦人依然躡手躡腳地走至垃圾桶旁，不時四處張望。她再次注意到男子及男孩的存在，但無特別反應，儘管此時的男子是面步朝下的倒臥著。婦人再次佇足在垃圾桶前，並推了推眼鏡，確認除了昏迷不醒的男子和低鳴的男孩之外，外四下無人，便迅速地將一包包的垃圾往垃圾桶裡塞。

前幾包垃圾皆順利通過桶口，被塞入了垃圾桶，惟那特別巨大的最後一包垃圾，因為尺寸和裝載的垃圾數量實在過大，無法順利通過垃圾桶的桶口。婦人眼見自己擺不平眼前的狀況，竟有些惱怒起來，急躁地擠壓垃圾袋，垃圾袋也因此發出刺耳、持續不斷的窸窣窸窣聲。

平時聽覺敏銳的男孩，由於太過疲憊了，此時也是聽聞了垃圾袋的聲音，這才注意到婦人的出現，便趕緊睜開雙眼，站起身往婦人的所在位置移動。當男孩走至婦人面前，男孩再次以迫切而哀求的口吻尋求幫助：「拜託你救救大哥好不好！拜託你救救大哥好不好！拜託拜託！拜託拜託！大哥好像……好像死了！好像死了……」男孩越說越震驚，彷彿是第一次從自己的口裡聽見這樣的猜測，這才意識到這種可能性，儘管他早已在腦海裡思考過無數次了。男孩吞了口口水，支支吾吾的複述，並越說越小聲：「好像死了……好像死了……好像死了……」

婦人見男孩不斷靠近，直覺地退後半步，並出聲警告男孩：「你……你要做什麼呀？走、走開！」婦人開始更用力的擠壓垃圾，只希望趕緊完事，就能離開現場了。

眼看婦人和方才的路人一樣，不願意幫助男子，男孩難過得自言自語起來：「哥哥……哥哥死了……哥哥死掉了……怎麼辦……怎麼辦……怎麼辦……要怎麼辦才好……」

婦人並不明白男孩所求為何，事實上也不願明白，便繼續出聲驅趕男孩：「走開！走開！別來煩我！快走！」男孩聽聞婦人的驅趕卻不為所動，只露出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，這下可惱火婦人了，只見婦人用腳朝男孩踢去。男孩立刻受到驚嚇，向後彈開，婦人則繼續處理垃圾，並又朝垃圾袋猛力推了一把——「啊！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巨大的垃圾袋突然爆裂開來，裡頭湯湯水水的廚餘等穢物應聲流出，一股惡臭頓時飄散開來。婦人大驚失色，立刻撒手並向後退了數步，避免身上衣物黏著到穢物。儘管婦人自己並未意識到，但她向後彈開的動作，與男孩方才的動作極其相似。

另一方面，男孩卻對垃圾袋爆裂絲毫沒有反應，彷彿對「髒」和「臭」的概念，都擁有某種免疫力，導致他並未察覺到「髒」和「臭」的存在，或者並不被它們影響。

就在此時，倒在一旁好一陣子一動也不動的男子，身體突然抽搐了一下，只是男孩並未注意到。男孩依然苦苦哀求著婦人：「求求妳救救哥哥！求求妳！求

求妳！」

婦人也不改舉止和態度，依然把男孩當成空氣，對男孩絲毫不理會。這時，婦人忽然發現自己的褲子還是沒能從方才的垃圾袋爆裂中倖免，仍沾染到了穢物，便立刻露出極度厭惡的表情，發出了「噁！」的一聲，彷彿恨不得立刻擺脫這條遭到沾汙的長褲。緊接著，婦人欲離開現場，從她前來的巷子口快步走去。

當婦人離開男孩的視線範圍後，男子終於勉強地睜開了雙眼，並嘗試坐起身子，但才一使力就發現自己的後腦疼痛不已，便用右手壓住受傷處。「啊……好痛……」男子一處碰到後腦勺的受傷處，立刻感到劇烈的疼痛，忍不住低呼。

在男子坐起身來的這段時間，男孩一直望著遠去的婦人，心裡暗自期盼婦人會回來幫忙，便未能察覺男子已經甦醒。這會兒聽聞男子的聲音，嚇了好大一跳，趕緊回頭察看，見男子已經坐了起來，又驚又喜的說：「哥哥……哥哥！哥哥！」男孩以最快的速度衝向男子，先前落寞的神情一掃而空，驚喜的笑容取而代之。

男子見男孩又露出了咧著嘴傻笑的表情，也跟著露出微笑。「哥哥！哥哥活了！哥哥活了！活了！活了！」男孩亢奮地高聲呼喊，像是在慶祝這世界上最值得開心的事情。只見男孩立刻走至男子身旁，圍繞著男子不斷手足舞蹈，並用身體輕靠著男子，男子雖然有些恍惚，仍直覺地麼摸了摸男孩，男孩立即開心的咧嘴傻笑。男子露出微笑，接著將視線暫時從男孩身上移開，緩緩環顧了四周，試圖想起並理解稍早發生的事情。「你……我……剛才……」男子自言自語地回憶著，逐漸想起了事情的原委後，馬上抬起頭往上頭看了看，身上的紙鈔因此滑落，但男子尚未注意到紙鈔的存在。

男子眼看花盆的碎片已然消失，顯然有人前來清掃過，擔心該人可能有對男孩不利，便用擔憂的語氣對男孩關切地詢問：「你還好吧？有沒有受傷？」

豈料，由於男子受傷後不久，男孩便前往街口處尋求協助了，因此對有人來清理花盆殘局一事毫不知情，男孩便不明所以的回答男子：「我沒有！我沒有！哥哥呢？哥哥呢？」男孩如此反問男子，男子便看了看剛按壓著受傷處的右手，確認有無血跡，發現有些許血液沾黏在右手掌心後，男子緩緩說道：「嗯……應

該是沒什麼大礙……不過還很痛就是了。」

男孩突然想起了方才求助無門的遭遇，因而感到恐慌，便急迫地開始向男子訴苦和追問：「哥哥……剛剛哥哥死掉的時候，我好害怕！我去找了好多好的人，我請他們來救哥哥……可是都沒有人來……為什麼啊，哥哥……為什麼都沒有人來啊……為什麼啊……」

聽聞男孩如此失落傾訴，男子頓時間也面有難色，支支吾吾的回答男孩：「大概是因為……他們大概聽不懂你說什麼吧……」男子勉強坐起身，靠坐在牆邊，頭部的受傷處明顯依然疼痛難耐。「聽不懂？什麼意思啊，哥哥？這是什麼意思啊？」男孩好奇的問，男子正打算接著說下去，赫然發現掉落在身旁的紙鈔，感到非常訝異：「不過就算聽得懂，大概也……咦？這是什麼？」男子詢問男孩，但男孩露出一無所知的表情。男子見男孩也不知情，有些遲疑地緩緩將紙鈔撿起，半自言自語起來，並再次向男孩詢問：「怎麼會有這個……剛才我昏迷了多久……我昏迷的時候，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男孩似乎並未意識到男子受傷的嚴重性，只聽聞男子出聲問了他問題，便立刻一掃陰霾，頓時興奮了起來，急著想把事情的經過一口氣全部告訴大哥：「剛剛哥哥死掉的時候，我好緊張喔！我好害怕喔！我因為想要去找人來救哥哥，所以我就去了那個很可怕的馬路的地方找，可是我找了好多好多人，可是都沒有人願意來！然後我就先跑回來，結果就有一個人好像是從上面下來的，他就對我們說了一些話，可是我也聽不懂，然後就丟了這個東西，然後還有把剛剛掉下來的東西掃走，然後就走了。」男孩的話語顯得語無倫次、條理不清，像一個孩子急著向父母親訴說在學校或幼稚園裡，一天所發生的事情般。男孩急急忙忙的接著說：「然後後來就有另外一個人來了，就是昨天也有來的那個人，喔，然後那個前天也有來，結果她就去那個桶子那邊放東西，」男孩邊說邊指向垃圾桶，「不知道這次有沒有吃的，不知道有沒有，可能有吃的，可是我沒空管有沒有吃的，然後我就趕快問她能不能救救哥哥，結果他也不救哥哥，而且也不理我，然後我就聽到哥哥起來的聲音……」

男子忽然意識到，原來男孩對有人來放紙鈔的事情是略知一二的，便打斷男孩並開口詢問：「等一下……你剛才是不是說，有人從上面下來？」

「對呀！對呀！有人從上面下來喔！」被打斷的男孩，就像沒有被打斷般，不斷點頭對男子表示肯定。

男子追問：「那他有沒有說了什麼呢？」

男孩頓時顯得有些不確定：「呃，好像有！好像有喔……」

「那他說了什麼？」

「呃……好像是說……說了什麼……說了什麼喔……」男孩打住話頭，接著以一種奇特的語調，模仿得維妙維肖地說：「不關我的事喔！我只是剛才聽見有東西掉下來的聲音，下來看看，順便幫忙掃掃地而已。」

男子先是對男孩說話語調的改變，感到有些驚訝，接著繼續詢問：「還有呢？這有說這些嗎？」

男孩歪著頭，露出思考的表情：「還有喔……嗯……還有什麼喔……嗯……還有什麼哩……噢，還有還有！」男孩再次模仿得維妙維肖地說：「喂！這真的不關我的事喔！也不關我家小孩的事！聽到沒有！」

聽聞男孩的描繪和模仿，擁有不少社會闖蕩經驗的男子，對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頓時有了大致的瞭解，但男子還是因受傷導致的震盪感，需要一些時間消化，便沉默了片刻。男孩見男子不再說話，雖然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，但也乖巧的跟著男子安靜了下來。